

頌

天

臚

筆

頌天臚筆卷之二十二

吳門布衣金日升茂生彙集

附紀

開讀傳信

蘇州

魏大中之被逮也故吏部郎周順昌家居吳門順昌素清介慷慨負大節生平以忠義自矢當大中過吳順昌周旋累日與同卧起臨別泛瀾即以女許配其孫而間談及中朝新貴輒切齒痛詈人人皆目屬之逆璫每遣緹騎出必使人

尾而陰調其後既目睹順昌與大中握手繩緣
狀而以逗留旣久縋騎促大中行語侵順昌順
昌張目叱之曰若不知世間有不畏死男子耶
若曹歸而語忠賢我即故吏部郎周順昌也因
呼忠賢名罵不絕口觀者相顧咋舌其語聞忠
賢後大中下獄御史倪文煥即以締婚一事參
順昌削籍矣忠賢恨未已而先是御史按吳及
中丞之撫吳者毛一鷺皆以禮文間與順昌有
却前撫臣周起元疏參一兵備憲臣托疾請告

得旨啓元削職乃謂疏實順昌爲之于是織造內臣李實以擅減原題袍段數目追論起元之悞運且謂其托名道學引類呼朋各立門戶而周宗建繆昌期周順昌高攀龍李應昇黃尊素等爲之干請吳民深恨切齒先已因山西巡撫柯景擬成張慎言疏忠賢矯旨謂周宗建贓私狼藉及行撫按追比久不回奏而聽其逍遙無忌繆昌期已經削奪仍補服黃益開館招賓皆遣緹騎逮問實疏上忠賢復謀之崔呈秀

等謂不盡逮無以立威于是乃復逮起元等五人實之上疏也從浙至吳傳聞中丞張筵爲欵水陸珍異以數百品計實不一下箸中丞頗愧而最後乃啜茗一甌中丞歡始以順昌事進且窮及吳中二三縉紳欲一網盡之而實但獨忠賢之恨順昌故不敢有所蔓引或云疏乃中朝借實名爲之實與中丞皆不與聞其事秘莫知也是時緹騎皆挾忠賢叱咤風生所至守令爲之除館治餼丞尉以下小不當意即廷笞之至

與撫臣抗禮撫臣事之惟謹而其所逮繫家索
金錢動數千計皆立破昌期宗建等行未三日
而緹騎之逮順昌者復至吳吳中沸然順昌之
里居也樂爲小民申冤理抑達于當路諸凡輕
徭緩征之事必順昌爲之倡首至窮交寒士游
揚援引不惜齒頰以故士民深德之驟聞其被
禍不勝冤憤欲以身代口語藉藉皆咎中丞聞
報之日晝晦怪風暴雨連五日夕如注平地水
深數尺順昌家居城外委巷中草門蕭寂使命

至吳邑令陳文瑞素賢重順昌屏騶從冒雨夜往告之故順昌顏色不變坐談良久令請順昌入治裝順昌自被放後好學書喜爲人揮灑不倦比入簡視圖籍爲僧濡筆書一署額妻子環而相向哭順昌不爲動詰亦不及私質明順昌對令竟粥二盂始改囚服呼肩輿入觀者枳道皆失聲旣入公署候命署鄰督府中丞密遣人覩之見百姓無少長蟻附而至皆願一識周吏部有詛有祝其詛者目中丞爲奸黨青衿之士

奔走泥淖自朝至于日中吳絡繹載途中丞恐
授意邑令請順昌至邑傍署具飲食洗沐士民
則亦從之邑署署隘不能容皆淋漓庭中不忍
言退順昌家固貧無擔石儲而緹騎勒索不已
順昌又誓不與一錢乃士民皆願爲傾貲以助
卽居平非好義者咸無所吝至有不言姓名投
金而去者貧士貸修脯不足解散衣質庫中得
少直即以爲贍緹騎聞之愈益欲饜其橐遲三
日始宣詔是日復大雨衆聞宣詔後順昌且就

檻車傾城而赴皆執香以送煙漲蔽天號冤之聲震聞數十里邑令偕順昌出邑署衆遮道車不得前順昌塞惟好謂之曰勞苦諸父兄之愛我而願我少留此國法也不可須臾緩吾與諸父兄從此訣矣衆乃益大慟自邑門至使署不一里而遙每數步衆必屈之使不前踰時乃達既至使署衆益集署門未啓署逼邇城闉衆登城環立雉堞皆滿香焚雨廿列炬城上人呼則城下人應之城下人呼則城上人亦應之聲

愈震順昌亦出不意再拜請解散而衆不爲動時師儒耆老咸會稍有冒言欲走闕下上書爲順昌稱冤者錦衣之子夫長及緹騎居署內皆惴惴欲速中丞入以自強時兵使者張孝守寇慎及令文瑞皆心知順昌冤相顧作慘然色又以民心洶洶故先以告巡按御史徐吉御史至前驅呵殿如平時御史見景色稍異戒無辟人比中丞至衆三呼竒冤皆迭應署門左設兩使者位諸生將待其入坐朝守令後欲申伏闕上

書之請而中丞猝欲畢事甫至即令啓門士民
遂蜂擁先入時雨小止地濘泥沒膝諸生皆已
不顧旣入仰視堂上設幃幕儀仗二錦衣列侍
皂衣鵠立指揮四顧傍若無人而最下則置俎
饋具爲被逮者蒲伏之所諸生益不勝憤至有
仰天長號有呼

太祖高皇帝者語雜不能辨然尚未有抗言執
詞以申所欲請比兩使者入一太學生文震亨
迎而告之曰今日民情士心如此明公獨不爲

青史計思所以自愛乎中丞顰蹙而語曰固常
思之今且柰何生曰爲今之計惟有請緩開讀
明公據實上聞謂士民所以迫切號呼者非有
他意欲徼曠蕩之恩以吏部下撫按行勘如干
請有據而後令就逮即死且不恨中丞固無意
聽之而以其言直遂強露款曲態曰爲吏部上
疏固當但諳生特未審耳以

聖怒如此即上疏能係其有濟乎生曰固也若
以

聖怒則何辭之有今者實出忠賢矯 詔而殺
天下賢士大夫以快其私憤夫忠賢流毒不止
一方受禍不止一人特吏部爲諸生素所心服
實見其第以口語賈禍故不避斧鑽爲之請命
今者疏上明公猶爲愷切其言幸而得請則吏
部再生之日卽明公不朽之年卽不得請而直
道猶存人心不死明公獨不可留此一段清議
以逆折奸人之膽令稍知所顧忌乎中丞無以
應第曰諸生皆謗法孔子不聞君臣之義實無

所逃今 詔旨在即

君父在也羣聚而譁豈人臣禮耶生曰夫豈惟
詔旨在將

二祖

十宗實式馮焉賜忠賢矯竊至此必且速殛之
且明公園諸生曩日所北面事者儻奉明公之
教得立玉笏方寸地有如今日之事必以死爭
批鱗折檻豈異人任明公奈何教人誦耶聞諸
道路微知事所自起故欲明公始終之今日之

舉爲明公非爲吏部也時御史傾聽久見生言
激烈徐語之曰諸生第無譁當商所以善後者
而中丞曰若然且開讀生曰明公之言直相給
耳開讀之後惟有一去去則惟有一死何且爲
時綻騎以目相視耳語謂生何爲者而譁忠丞
不以法繩諸生生乃語中丞曰諸生今日業以
多珣矣明公棄一官諸生棄一身事將有不可
知者明公不聞吳中往事耶當汪浦橫時遺訥
臣王敬乘傳至吳令諸生抄錄方傳書諸生不

聽敬令有司逮至驛欲辱之諸生持挺伺而擊
諸途敬走匿僅以身免尚書王恕時巡撫江南
疏奏歸曲于敬敬正法諸生獲免而生又聞王
振之橫也惡祭酒李時勉守正傳旨荷枷國學
門國子生數千人走闕下欲得振而甘心焉振
懼時勉得釋今此曹縱虎而翼將衆怒如水火
何恃而不恐正爲明公故保全之耳緹騎聞之
皆靡退而中丞復語曰即欲上疏當俟入臺具
草生曰明公一人臺猶得令諸生望見顏色耶

必此地拜疏而後可御史乃顧中丞慨然曰龍
逢比干亦人耳今日吾兩人當勉爲之而兵使
者從傍慾恩亦甚力事業有緒矣時生與兩使
者語相往復衆環聽如堵牆兩使者直立泥塗
中上則肩相摩而下至足不能履地不復具威
儀矣甚置諸衆竟不審使者與生作何語日已臺
午緹騎見議久不決手銀鎗擲之地有聲琅然
大呼囚安在衆怒忽如山崩潮湧砉然而登攀
折欄楯奮擊一轉瞬間已見緹騎及于夫長皆

抱頭東西鼠竄升木登屋或匿廁中或以荆棘
自蔽衆搜捕之皆搏頸乞命身被重傷無一得
免其踰牆而出者牆外人復痛篋之或蹴以屐
屐齒入其腦立斃于是中丞御史臺察守令未
復相顧諸生見事已敗皆廢然出而當搶攘間
中丞幕府將佐統騎士至一卒以刃恫喝衆遂
欲奪刃刃中丞兵使者立捕此卒鞭之以徇衆
稍定而守慎令文瑞素能得民爲溫言解諭衆
乃聽中丞出是日世微守令與兵使者中丞幾

殆時衆皆出一時憤激非有部署咸算亦不審
事已決裂將不知所終會日已旰而緹騎之至
浙逮黃尊素者舟過城下乘傳至驛道聞城中
有變不信謂然挾勢需索如故而驛卒已急易
之皆僵蹇不應緹騎怒而詈則亦詈怒而繫則
亦擊而其至市中市酒脯者強賈市中人亦執
而擊之且周呼于城上曰緹騎復至矣于是衆
皆乘勢走胥江城下焚其舟投其橐于河而所
齋駕帖遂失不知所在緹騎迫皆泅水過西岸

西岸多田父以耰鋤代挺逐之縕騎生長北地
素不習水抱片木浮沉數里外至僻處乃敢登
皆困甚而衆亦已散則日抵暮矣是夕天乃霽
月色皎然如白晝郡邑遣人入署從血肉中扶
傷痍者起皆奄奄氣息僅屬聞人聲稍厲則股
栗求救中丞乃發符召衛士介而環使署以護
之而順昌亦一夕再徙之別署中順昌至是已
無生還之望第死足千古矣次日稍辨色吳
寧鄉大夫以非常奉勳素服而謁兩臺及兵使

者求所以救安地方計中丞則已夜要御史臺從燈下草疏告變五鼓遄發而出對鄉大夫意色甚惡曰鼓亂之衆諸老先生蚤出一言即鎮定矣蓋意謂鄉大夫實使之也疏旣上密行有司必欲得首事者以報乃以疑似捕顏佩韋等十三人下獄而遠具爰書謂誰爲聲桺號召者誰爲傳香盟衆者誰爲閭里驍雄同惡相濟者誰爲張皇狂叫聲聞遠邇者皆子虛烏有之案甚至有先期出後事歸而亦被執諸人當訊

無一語自辨第日以周吏部之賢而受禍若此
吾儕小人當爲之死又何言皆談笑入獄中承
逐十日三上疏欲以擒獲首亂功自解疏益秘
而御史微洩之謂此曹皆徇私倡率非有公情
以實吳民切齒痛恨之語而竟不及號冤一字
僉謂中丞之心死已久矣時衆尚誓死不肯令
順昌就逮謠言四布且大書而揭之通衢謂衆
必與俱命于是守令皆就順昌謀揚言候旨乃
發而俄以一夕調兵水陸振旅密遣就道千夫

長及緹騎之倖存者皆以得出生出金闕門爲慶
守令與順昌乘舴艋小舟先行渡關泊曠野
乃敢宣 詔從草莽畢事比明而衆覺之則順
昌出已久矣時忠賢所遣詞事人之在吳者輾
踰從間道星馳入長安上變曰江南反矣盡殺
諸緹騎矣次至者曰已劫順昌而豎旗城門開
晝閉矣又次至者曰已殺都御史矣絕運道而
劫運艘矣忠賢聞則大恐以咎呈秀跪而數逐
曰若語我盡逮五人而今且激變東南東南財

賦地也失之異日吾何以成大事呈秀惶怖卽頭請死忠賢叱之出呈秀迫欲自縊家人環守之而李實聞變亦閉門哭目盡腫比中丞跪至首揆故吳人病憐不能出次輔當代擬而忠賢至閣尚強爲厲色語曰

上震怒甚必欲盡誅爲亂者次輔語之曰公悞矣夫京師仰江南漕粟以百萬計今運期在邇地方有變正當示以寬大而復以嚴旨激之脫果有他故誰任其咎忠賢不應而入而閣臣

之從政新者意獨不謂然當票擬從次輔承據
疏握筆欲書而意緒忽茫然不能措手語患緊
促之迫次輔乃復取擬得旨謂頗昌逮至疏
朝廷自有酌量處分小民無知何得擁衆號呼
幾成鼓噪如本日解散姑不深究等語蓋臣附
示撫按可以寬政結局此中丞再疏至得忠憲
謂愚民狂逞致齋傷旂尉則不欲以殺使者名
也而中丞三疏至乃云緝獲首難狂民地方帖
服且有天網不漏輿情共憤等語忠賢遂謂信

然不復有激變之憂而會次輔以病卒首揆出
視事有所受指于漏網渠魁之旨下錦衣
大帥田爾耕亦遂疏及諸生而前御史戲語吳
人之宦于都者曰周吏部遂真爲扶餘國主耶
蓋深恨之也時吳中日夕狂駭謂將有坑戮之
事富家皆盡室徙中朝之議亦必欲于三吳
起大獄先及諸生之抗言者緹騎亦具書姓名
以入業行逮矣而忠賢方與其黨密謀宮中
時地忽震動當坐處鴟吻無故自墜所幸二小

璫皆擊死俄頃有聲如震雷西北起振撼
天地黑雲乘之簸蕩壞民居室數里無存巨石
從空飛注如雨男女死者以數萬計驢馬雜犬
皆盡斷臂折足破額抉鼻者枕籍街衢咸滿主
恭廠舊置火藥發驚象象狂走民人遭踐踏死
者又無算時司天占候據實以告曰地出淘淘
有聲是爲凶象某地有殃地中又聲混混其色
必亡又曰地鳴者天下兵起相攻婦寺大亂忠
賢即杖殺之時以司天小臣而能執藝事以諫

賢于稱頌功德者遠矣變小定錦衣大帥復以
吳中事請忠賢以變故心畏命姑置之而順昌
竟盆死獄中至死罵不絕口溷而出其屍糜爛
不可復辨傷感行道復傳 旨密令中丞即殺
顏佩韋等五人餘各戍遣督學使者亦降斥諸
生有差姓名俱別有記中丞復恐生變不敢顯
戮于市給面縛之以屬兵使者使者流涕而斬
于使署前行刑前一日復暴風大雨如鍾順昌
時拔木殺禾稼搏激太湖水漂沒民廬溺死者

無數大江泛溢者數日夕人皆謂怨氣所致而
且知忠賢與呈秀謀欲盡逮諸黨人殺之實以
吳中爲首故緹騎先行金數千于錦衣大帥欲
以次收捕冀得遣而苛斂不貲自吳中事起

天怒人怨相爲感召忠賢既有戒心而緹騎亦
相戒不敢南指即黃尊素駕帖已失第行撫按
逮而已天下皆謂吳中一擊實比博浪椎云

憶曩者余昧如瓶之戒幾蹈不測誠不自意
全旣全矣欲絕口不談往事而墐戶旣久復

理勦緣四方故人見輒以更生相慰勞所聞
有與當日極戾者夫余且不欲居昌言之實
而肯居草野之名乎因簡故簏有所紀開讀
傳信一事重錄而出之盧生枕上次律甕中
余乃更愧其言之贅也吳市門畸人識

天變邸抄 京都

天啓丙寅五月初六日巳時天色皎潔忽有聲如吼從東北方漸至京城西南角灰氣湧起屋宇動蕩須臾大震一聲天崩地塌昏黑如夜萬室平沉東自順城門大街北至刑部街長三四十里週圍十三里盡爲鑿粉屋以數萬計人以萬計王恭廠一帶糜爛尤甚僵屍層疊穢氣熏天瓦礫盈空而下無從辨別街道門戶傷心慘目筆所難述震聲南自河西務東自通州北自密

雲昌平告變相同城中卽不被害者屋宇無不震烈狂奔肆行之狀舉國如狂象房傾圯象俱逸出遙望雲氣有如亂絲者有五色者有如靈芝黑色者衝天而起經時方散合科道意火藥局失火緝拏紓細而報傷甚多此真天變太可畏也

欽天監占語曰候得五月初六日巳時地鳴如霹靂之聲從東北艮位上來行至西南方有雲氣障天良久未散占曰地鳴者天下起兵相攻

婦寺大亂又曰地中洶洶有聲是謂凶象其地
有殃地中有聲混混其色必亾

魏忠賢卽時打死此官

後宰門火神廟棟宇殊巍煥初六日早守門內

侍忽聞音樂之聲一番粗樂過又一番細樂如

此三疊衆內侍驚怪巡緝其聲出自廟中方推

殿門跳入忽見有物如紅毬從殿中滾出騰空

而上衆共矚目俄而東城震聲發矣

哈嘵門火神廟廟祝見火神颺颺行動勢將下

殿忙拈香跪告曰火神老爺外邊天旱切不可

走動火神舉足欲出廟祝哀哭抱住方在推阻
間而震聲旋舉矣

張家灣亦有火神廟積年扃錮不開此日鎖鑰
俱斷

有一喬老兒騎一馬行至泊子街地動墮馬此
老頭旋眼闇自疑痰暈曰不好了我中風也急
覓路傍一酒櫃靠定少頃明亮擡頭見左右伏
兩人一人紗帽無翅一人紗帽蓋眉細看之俱
是豸補各面面相覷而走散去此老方知不是

痰暈

屯院何廷樞全家覆入土中長班俱死屯院內書辦當該相與持欽鑊立瓦礫上呼曰底下有人可答應忽應聲救我諸人問曰你是誰曰我是小二姐書辦知是本官之愛妾急救出身無寸縷一書辦脫大罷裹之身無裙褲騎驢而去不知所之

前門上一賣棺店初七日有一人買棺二十四口訝其多又有一人至曰吾要買五十二口主

人曰沒有許多其人曰沒有便小的也搭上幾口罷主人曰你要幾口大幾口小其人曰你不要管只與我五十二口我回去自配

皇上此時方在乾清宮進膳殿震急奔交泰殿內侍俱不及隨止一近侍掖之而行建極殿檻鴛瓦飛墮此近侍腦裂而乾清宮御座御案俱翻倒

有一紹興周吏目之弟殊貧因兄榮選恩倣公第到京纔兩日從蔡市口買一藍紗褶搖擺途

遇六人拜揖尚未完頭忽飛去其六人無恙
有一部官家眷子私宅中因天黑地動椅卓傾
翻舉家驚惶無措妻妾抱柱而泣隨仆于地亂
相擊觸逾時天漸明俱蓬跣泥面若病也
大殿做工之人因是震而墜下者約有二千人
俱成肉袋

潘雲翼夫人雖同來京已十年夫妻不相見夫
人獨住後房一帶日事持齋誦佛變起之時夫
人抱一銅佛跪于中庭其房片瓦不動前房十

卷之三
妾俱壓重土之下

北城察院此日進衙門馬上仰面見一神人赤冠赤髮持劍坐一麒麟近在頭上大驚墮馬傷額方在喧嚷間東城忽震

嘉興項氏寓不損牆屋壓死一兒養一駿馬騰空而去客來唁者問其僕曰你家無傷損否僕曰一個官官一個媽媽

有一人王姓者在寓臨池忽心動出位一聲響喚椅卓逆碎拾一鐵彈丸大如鶴卵秤重三斤

四兩

粵西會館路口有蒙師開學童子三十二人一響之後師徒俱無蹤跡

初六日五鼓時東城有一赤腳僧沿街大呼曰快走快走

草廠在東城巡更邏卒見一白鬚老人忽出忽入知是草場土地

所傷男婦俱赤體寸絲不掛不知何故有一長班于響之時驟帽衣褲鞋襪一霎俱無生者如

此死者可知

有一人因壓傷一腿臥于地見婦人赤體而過
有以瓦遮陰戶者有以半條腳帶掩者有披半
邊褲子者有牽一幅被單者頃刻得數十人是
人又痛又唉

屋宇凡至東華門壘頽稍緩其間內閣格窓傾
毀殊甚

宣府新推總兵拜客行至玄弘寺街一響連人
和馬同長班共七人並無踪影聞其馬買以千

金者

一相公夫人單袴走出街心相公從閣內步奔回來親救得免家中古董毀傷殆盡

都城隍廟中道士初五夜聞殿中喧嚷呌呼絕似唱名之聲

王恭廠一小太監初五日給假城外省親初六日早至廠見圍圍軍馬圍住聽得內邊云來一個縛一個疑是駕上拿人此太監飛遡回家行出城響聲大震

大轎在路打壞者薛鳳翔房壯麗吳中偉縉紳傷者甚多而董可威丘兆麟牟志夔蕭命官爲甚但無致死者其壓死家眷者難以枚舉嗟乎此變幸出自日間儻若發于暮夜寤寐中當無噍類矣

五月初一日山東濟南知府徃城隍廟行香及廟門忽然官吏輿從俱各昏迷有一皂隸之妻來看其夫見其前夫死已多年乃在廟管門前夫曰廟裏進去不得天下城隍在此造冊

四月廿七日午後有雲氣似旗又似關刀見在東北角上其長亘天光彩初白色後變紅紫經時而滅五月初三日又見于東北方形如絲其色紅赤初四日又見類如意其色黑占者曰此太白蚩尤旗之變幻總一物也

五月初二夜鬼火見于前門之樓角青色熒熒如數百螢火餓而合併大如車輪

經典周姓者同數人夜飲歸共見正陽門上有
人呵曰小鬼輒敢如此

京師鬼車鳥晝夜叫及月餘其聲甚哀更聚鳴于觀象臺尤異

長安街一帶時從空飛墮人頭或眉毛和鼻或連一額紛紛而下大木飛至密雲石駢馬街有五千斤大石獅子飛出順城門外

承恩寺街有女轎八肩來過震後止見轎俱打壞在街心婦女輿人都不見

圓弘寺街有女轎過一響掀去轎頂女人衣飾盡去赤體在轎竟亦無恙

新選陳州吏目紀姓者寓石駢馬街與一陳姓者相交好初五夜陳忽得一夢爲金甲神呼去至一大衙門繫累者相屬紀吏目亦在其內聞內呼曰無脚的俱斬忽點名至陳傍一人曰此人無罪堂上主者曰可放去陳行數步忽呼轉曰便宜了他與他腰下着二鎖鬼卒把鎖訖夢醒明日陳正與紀同飯地動陳憶昨夢急走出戶外房倒紀已壓死矣陳無恙二鎖之故尚未驗也

震後有人來告衣服俱飄至西山掛于樹梢昌平州教場中衣服成堆人家器皿衣服首飾銀錢俱有戶部張鳳達使長班往驗果然

德勝門外墮落人臂人腿更多

薊州城東角震壞屋數百間是州離京一百八十里初十日地中掘出二人尚活問之云如醉夢又掘出一老兒亦活

以上俱天啓丙寅五月初六一日事

二士傳

汪文言
朱祖文

汪文言字士光歙郡人也初名守泰少爲縣吏非所樂棄之游因其鄉黃正賓得交於金壇于玉立于遣之入京使與一僧俱文言念僧非成事者謝于裝贈不受乃隻身潛入長安時萬曆癸丑甲寅之際正人漸被排擊日以消鑠文言游諸賢豪間恂若無所知者躡足屏語時見端緒以身察於閻寺中得青宮伴讀王安謂其迺心儲貳且端潔知書可與論國家事遂傾身

納交焉時相與談世事之得失辨人材之邪正
王聽之亹亹不怠至丙辰丁巳正人一掃盡矣
而局中諸大有力者亦漸相攜貳文言策之曰
浙人者主兵也齊楚者客兵也成功之後主欲
逐客矣然柄素在客未易逐此可構也遂多方
設奇用巧間離之合之喜之怒之沉之燎之迨
後齊浙果大搆卒以兩敗而楚遂歸正蓋楊左
之謀居多而奔走先後以卒成之者文言也暨
庚申之歲 榕湖再泣擁護

冲主鼎新朝政則王安與南昌劉相同心共濟
文言實綢繆之蓋南昌亦文言素所莫逆也時
正人頌文言功不啻口嫉之者日以益衆辛酉
秋被彈出都其冬被逮以壬戌春至賴有左右
之于福清者乃得下法司未減人謂文言宜且
歸文言不聽益游公卿間門外之轍愈衆福清
蒲州俱延之入幕高邑太宰尤傾心焉諸卿寺
臺諫有欲望見一接談久而未得者文言志亦
漸驕待人亦疎且忮又得奏爲內閣中書側目

者愈甚不久又被彈下詔獄朝貴右之者多其讞辭遂無所坐卒

中旨廷杖之百而逐之文言謂禍止此矣無何局大變彈文言者疏以數十又復逮拷掠備至卒亦不諒正人一言今之招詞泛蔓羅織遍天下者皆主者自爲之也文言楚痛中大聲質主者曰你勿妄書吾後當與諸人面質斯言出而文言遂畢命矣嗚呼烈士殉名夸者死權文言其兼之者哉

朱文學

文學諱祖文字，名震五完天其別號也。世爲憲李人祖先應募禦倭功最累陞都督大將軍世襲蘇州衛指揮以廉勇聞。文學幼孤母王勵節撫之備集荼苦文學長而端方穎異雅不好武被服躬行有古人之風弱冠補博士弟子痛母志節未揚不遑寢食吏部周公順昌初未識文學會文太史字開起名震五爲孝廉時與文學習談其母貞操特詳吏部聞而憐之慨然爲白當道得類

題取

吉部牒下郡而文學始知乃爲之感泣搏額願爲公死無何吏部忤璫被逮變起倉卒都人士惶懼不知所爲文學念此行必無全理願相隨視其後事以圖報慮家人或相勸阻遂不復歸與吏部同宿公所中夜從容謂吏部曰公灑然就道良善然事未可知脫有緩急誰可告者吾當先往爲地吏部首肯良久曰徐銀臺名如珂
號念陽新入臺中
肝膽如雪必能相濟顧侍御名宗孟嚴叟

意氣不薄可與計事此外則定興之鹿

名善繼號軒岳

吳橋之范

名景文字賀公

熟腸急難一言相諾生死不

渝皆可告者文學遂別去先走都下比吏部未

至有以滅門事中吏部者得銀臺力辯而解至

索餧薄鳩之事侍御已先爲之所矣已而懸賦

數千文學私幸旦夕告完或得議獄緩死百計

丐貸都門不足則走定興定興不足則走吳橋

冒暑單騎間關千餘里逗遛數十日据撫稍就

而吏部已斃獄矣吏部畢命之日文學夜宿野

店有聲魂然精誠相感豈其誣耶文學微服僻處偵察動靜每一感動聞者淒惻凡往來津渡出入禁門時遭遷卒徼倖獲免亦危矣然以身滯長途弗獲視殮有違初心遂至鬱以死彌留之際猶以吏部後人爲念嗟乎文學之所以報吏部者不已至乎而摠爲一念孝思所激夫以文學之至性篤行固足不朽矧其附青雲之士哉

五人傳

顏佩韋
楊念如

馬傑
周文元

沈揚

五人伊何皆吳門間巷人死殉周吏部者也曷爲乎殉之枉論至于死也吏部清剛得人語在本傳及諸紀事中時有顏佩韋者家千金聽父兄賈已獨從諸少年游遇不平事及豪惡有所魚肉輒代直之或率衆共擊里中咄咄然未嘗習吏部也吏部被逮爲丙寅三月望士民震駭喧聚競割貲贈行而緹騎因遲之以饗索自是衆日益聚十八日吏部囚服出候宣

詔佩韋傳香盟衆涕于市曰欲衛周吏部者從我其素所與有力人馬傑已每晨擊柝號召一時執香從者萬餘雨中如列炬至西署見陳械具金吾氣張甚韋卽率先向兩臺使訟吏部寃願以身代而楊念如故業鬻衣及牙僧沈揚雖素好義皆不習吏部並不習佩韋時亦偕衆來疏免逮哭聲幾崩城隅跪乞至午不起緹騎怒傑復從旁攘臂罵魏忠賢不去口緹騎叱曰斷而舌遂手鎗鎗擲階作聲大呼囚安在衆大譟

曰此東廠矯

旨安得爾爾緹騎猶以械擊沈揚而吏部輿夫周文元聞難泣詈三日不食至是直前奪械緹騎復傷其額于是衆如山奔海立競呼毆阜衣者而若輩出不意咸負傷鼠竄矣一人匿署閣驚墮念如立格殺之一人踰垣仆或以屐蹴其腦亦斃中丞不能制至調兵自衛是日矯逮黃御史尊素者亦過吳門驛騷郵傳橫攫民間物河干聞城內之毆緹騎也亦毆緹騎鳥散燔其

舟駕帖爐焉是時逆奄遷卒相望于道聞變間
歸白奄或言蘇殺大吏或言蘇人據城截漕奄
亦消沮中丞兩疏猶傳票

寬旨諭安而中丞獻媚不止捕諸無辜屬吏五
人挺身自承卒疏姓名請誅首揆遂擬漏網渠
魁之

旨竟論決西署前然自是金吾亦絕遣矣方五
人初繫圄中人慰之曰當國者吾鄉貴若必無
憲佩韋歎曰鄉貴方父事奄試觀諸搢紳狴犴

刺剟戶血狼籍吾儕足當承歡一嚮乎吾寧從
吏部死不願向此姦得也閭中皆泣下未幾
吏部計至五人哭失聲嗣後每聞啓獄鍵輒喜
曰取我輩赴市矣比臨刑相顧笑別延頸以受
上下爲之流涕前一日暴風大雨太湖水溢久
之劫吏部倪御史敗嘗晝見五人戎裝帶劍入
其室須臾旌旆數十導吏部來庭中石井欄忽
自飛起轟聲大震而去咸謂伯有灌夫未足比
異也五人死年餘而中丞暴死逆奄伏誅虎丘

僭祠廢吳之賢士大夫請五人首葬其址碑爲
五人之墓焉

外史氏曰人情貴則公之賢則君之龍門之壯
刺劒也則客之賢之壯之而人之惟五人著也
嗚呼人之義大矣予嘗遊吳要離專諸尚矣人
口然猶死知已耳五人公正發憤何所爲而爲
乎其可以爲人矣不然彼脂韋事袞珮玉鳴履
者若若也人耶否耶

五人碑記

五人者蓋當蓼洲周公之被逮急于義而死焉者也至于今郡之賢士大夫請于當道即除魏閣廢祠之北以葬之且立石于其墓之門以旌其所爲嗚呼亦盛矣哉夫五人之死去今之墓而葬焉其爲時止十有一月爾夫十有一月之中凡富貴之子慷慨得志之徒其疾病而死死而湮沒不足道者亦已衆矣况艸野之無聞者與獨五人之皦皦何也予猶記周公之被逮在

丁卯三月之望吾社之行爲士先者爲之聲慕
歛貲財以送其行哭聲震動

天地緹騎按劍而前問誰爲哀者衆不能堪扶
而仆之是時以大中丞撫吳者爲魏之私人周
公之遠所繇使也吳之民方痛心焉於是乘其
厲聲以呵則譟而相逐中丞噤不敢出聲而緹
騎有死者旣而以吳民之亂請于

朝按誅五人曰顏佩韋楊念如馬杰沈揚周文
元即今之傑然在墓者也然五人之當刑也意

氣揚揚呼中丞之名而詈之譚笑以死斷頭置
城上顏色不少變有賢士大夫發五十金買五
人之脰而函之卒與屍合故今之墓中全乎爲
五人也嗟乎大閭之亂縉紳而能不易其志者
四海之大有幾人歟而五人生于編伍之間素
不聞詩書之訓漫昂大義蹈死不顧亦曷故哉
且矯

詔紛出鈞黨之捕遍於天下卒以吾郡之發憤
一擊不敢復有株治大閭亦逡巡氣奪非常之

謀難以猝發待

聖人之出而投縕道路不可謂非五人之力也
繇是觀之則今之高爵顯位一旦抵罪或脫身
以逃不能容于遠近而又有剪髮杜門佯狂不
知所之者其辱人賤行視五人之死輕重固何
如哉是以蓼洲周公忠義暴于

朝廷贈謚美顯榮于身後而五人亦得以加其
士封列其姓名于大堤之上凡四方之士無不
有過而拜且泣者斯固百世之遇也不然令五

人者保其首領以老于戶牖之下則盡其天年
人皆得以隸使之安能屈豪傑之流扼腕摹道
發其志士之悲哉故余與同社諸君子哀斯墓
之徒有其石也而爲之記亦以明生死之大匹
夫之有重于

社稷也賢士大夫者罔卿因之吳公太史文起
公孟長姚公也婁東張溥記

祭文

維

崇禎二年四月己巳越丙戌朔二十一日丙午
渤海漁人謹以逆璫魏忠賢首級一瓣致祭
于

五人之靈曰嗚呼闔豎之禍酷矣海內諸君子
駢首五木天地慘變檻車朝入緹騎夕出非
五人博浪一椎逮繫有已時哉或曰使諸君
子藉口明哲將沒世不稱使五人縮胸閭井

卒與艸木同腐三代以下患不好名耳嗟夫此豈知五人者哉當逆瑞時呼吸生死非明義見道顧能霆奮飈發一往不顧如是耶丈夫至性勃發五體塗地豈復爲身後名而身後卒以名報好事者亦震其名而相與表出之此忠臣烈士之心所以闇復而不盡白于世也五人之名彰彰在人耳目吳賢士大夫顧題之曰五人之墓不賢之義之而人之不名之氏之而五人之嗟夫是真知五人者矣

余人也五人死而不椎心扼腕裂臂流血者
非人也逆璫磔死河間余間行取其頭屬在
官府不能得則斬浙祠僞像首以祀諸君子
耳鼻口目人各一繡餘一目以祀五人咄哉
逆闇今而後見五人矣逆闇之目抉矣五人
之目瞑矣余目五人之死如昨日耳不旋踵
而目忠賢磔河間目良卿斬西市余無愧乎
人哉敢薦一繡于五人尚

饗